



六十年前賣什麼書？

不知有多少書，在那個年代化為灰燼。陳寅恪，豐子愷，他們的故事中都有那慘痛的一幕。可是戰火中，書局還在印書，書店還在賣書，舊報廣告上的那些書名---熟悉的和陌生的---從圖書館的膠片機熒幕上滑過時，我彷彿看見當年讀書人飢渴的眼神，和長夜裏如豆的燈光。

經典，無論何時都是經典：雨果的《悲慘世界》。雪萊和拜倫的《小夜曲》。易卜生的《赫達夫人傳》。狄更斯的《雙城記》。L. 托爾斯泰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。羅曼羅蘭的《黎明》。屠格涅夫的《情之所鍾》。左拉的《萌芽》。小仲馬的《茶花女》。斯丹達爾的《紅與黑》。.....

一九四五年八月，《新華日報》隆重推介法國作家都德的長篇小說《熱戀》(該書的其他譯名有《沙弗》、《薩福》)。此書「寫一都市女性，在幾個不同性格的男性中，施放她的熱情，多次追求，多次幻滅」的故事。

小說《七重天》和《白莎哀史》在《大公報》上也有大幅廣告。《七重天》廣告稱主人公少女「幽嫻貞靜，足為亂世典範」(該書曾被拍攝為同名電影《Seventh Heaven》，獲三項奧斯卡獎)。《白莎哀史》「取材於近年在重慶發生的一個戀愛大悲劇.....反映抗戰中暴富暴貧之危機」。

抗戰甫結束，市面上即刻出現了《女漢奸醜史》和《女漢奸臉譜》(書中涉及人物，除汪精衛之妻陳璧君、周佛海之妻楊淑慧、陳公博外室莫國康，還有張愛玲，令「張迷」們至今切齒)。大批「黨義書」趕運到南京和上海：《總理遺教》、《中國最高領袖蔣介石》、《三民主義論叢》.....。國民黨的正中書局，在抗戰時期曾出書二千多種，除了政治宣傳書籍，其他品種也不少，從各國歷史、地理、政治經濟制度到《蠟燭工業》、《乳用山羊學》等。大批戰前和戰爭初期的出版物，廣告說明「一律照定價畛畛倍發售」，這個比率，在一九四五年初約為七十倍，然後在這一年中從一百倍、一百三十倍翻到二百倍。五月間，當每份《中央日報》售價十元時，女作家趙清閣的劇本《反攻勝利》售價每本七十元(標價0.7元，按一百倍銷售)。

紅色書籍、進步書籍、介紹蘇聯的書籍，鼓吹民主憲政的書籍，數量之多，令人驚詫。「魯郭茅，巴老曹」(即魯迅、郭沫若、茅盾，巴金、老舍、曹禺)的大作比比皆是。十月，茅盾的《清明前後》熱銷。這是一個「反腐敗」劇本，以春天發生的「黃金舞弊案」為題材。該劇上演時，正值毛澤東在重慶談判，當局暫吞苦果。十一月，國民黨中宣部下達密電，稱《清明前後》「內容多係指責政府，暴露黑暗，.....以暗示煽惑人民之變亂」，「此類書刊發行例應禁止，惟出版檢查制度業經廢止，對該劇本出版不易限制；固特電達，倘遇該劇上演及劇本流行市上時，希即密飭部屬暗中設法制止，免流傳播毒為荷」。

「毒素」卻防不勝防。那時，「生活」、「讀書」、「開明」等左傾書局的廣告隨處可見，包括在國民黨的黨報。「這本書告訴你在二十八年中國蘇聯如何成為強大的國家！」這是《中央日報》上讀書出版社新書《今日之蘇聯》的廣告語。一年多後，《中央日報》甚至還刊出了讀書出版社的一則《資本論》廣告，讚頌馬克思的這一巨著是「是人類思想的光輝結晶」。當然，那是由共產黨精心策劃、《中央日報》懵懵懂懂把關不嚴鑄成的嚴重「政治事故」；蔣介石為之震怒。這是另一個故事了。